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悲
心
剧
的

尼 采 美 学
文 选

诞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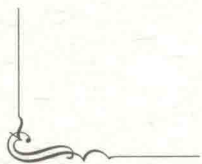
FRIEDRICH
NIETZSCHE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悲剧的诞生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尼采美学文选



FRIEDRICH
NIETZSCHE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德)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著；周国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8
ISBN 978 - 7 - 5327 - 7544 - 6

I. ①悲… II. ①尼…②周… III. ①美学理论—德国—
近代 IV. ①B83 - 095. 16②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1813 号

Friedrich 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周国平/译
责任编辑/袁雅琴 装帧设计/储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181,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7544 - 6/B · 438

定价：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7910000

尼采立足于人生谈审美和艺术，著述颇丰，除了《悲剧的诞生》这样的专著外，大量论述散见于他的各本著作里。周国平翻译的《尼采美学文选》汇集了这方面的专著和论述，由于篇幅较大，分做两本书出版。《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收入 1872 至 1880 年的著述，大致相当于其思想发展的早中期。《瓦格纳事件：尼采美学文选》收入 1881 至 1889 年的著述，大致相当于其思想发展的后期。前书还收入了译者早年所写《哲人尼采剪影》《尼采美学概要》二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尼采的生平和美学思想。后书则收入了译者晚近所写《尼采美学导论》一文，是一篇近七万字的长文，对尼采美学思想做了系统的阐释，全文第一次完整发表。专此说明。

目 录

哲人尼采剪影

- 1... 哲人尼采剪影
- 19... 尼采美学概要
- 45... 悲剧的诞生
- 191...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节录)
- 201... 瓦格纳在拜洛伊特
- 287...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
- 341... 观点与格言杂编(节录)
- 365... 漂泊者和他的影子(节录)

哲人尼采剪影

—— 忧郁的小哲人

1844年10月18日，尼采诞生于德国东普鲁士一个偏僻的乡村在勒普。村里的村校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没有街道，没有树林，怡人的感觉就像是在青草萋萋的池塘边散步，看阳光在水面闪烁，水鸟在池中嬉戏。一个可怜巴巴的乡村学校。

这个乡村学校的儿子生着一颗孤独敏感的心灵，他痛恨学校，他的父亲平庸。接着，母亲又夭折。不久，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妹妹迁居德意志，在普里什坦四个城镇。在他14岁写的自传里，追忆了当年迁居的情景：“忧郁的此诗钟声传到前厅，夜色笼罩大地，天空一轮明月，星星闪烁。我久久不能入睡，夜半时，忽然感到凉气逼人。这里停着许多辆辆的大车，车夫们踉踉跄跄的迈着小腿里跑马的闲戏，他们直冲冲前要去另一个地方安睡。于是，我以急行或呆和离去。这里，我带着父亲和妹妹，被感。

一 忧郁的小诗人

1844年10月15日，尼采诞生于德国东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勒肯，村里的村民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景色秀丽，水清树绿，幼年的尼采最喜欢在青草萋萋的池塘边流连，看阳光在水面闪烁，小鱼在池中嬉戏。

这个乡村牧师的儿子生就一副多愁善感的心肠。未满5岁，他的父亲病逝。接着，弟弟又夭折。不久，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妹妹迁居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母。在他14岁写的自传里，回忆了当年迁居的情景：“忧郁的晚祷钟声传到前厅，夜色笼罩大地，天空一轮明月，繁星闪烁。我久久不能入睡，夜半时分，悄悄走到院子里。这里停着许多满载的大车，车夫们朦胧的脸庞在小屋里隐约闪现。我简直不相信要去另一个地方安家。这里，我品尝过欢乐和痛苦。这里，安葬着父亲和小弟。这里，

居民们始终和睦亲切相处。离开这个村庄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呵！天蒙蒙亮，大车穿过乡间大道，把我们运往瑙姆堡，我们将在那里安家。别了，别了，亲爱的父宅！”

这是一个6岁孩子的心情，何等地惆怅，又何等地细腻！父亲的早逝，在他敏感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在瑙姆堡上学时，他孤僻而不合群，很少与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却喜欢在郊外踽踽独行，面对云彩和雷电沉思默想，或者躲在无人打扰的角落里，偷偷写日记和忧伤的小诗。他从10岁起就开始写诗了，一年中写了50首之多。到14岁时，他已经有过3次诗歌创作高潮。晚祷的钟声，父坟，生命的无常，幸福的虚幻，是他早年诗作的主题。他对诗歌的热爱一直保持终身。年长后，他擅长写格言诗和酒神颂式的抒情诗，成为海涅之后、盖奥尔格和里尔克之前最有成就的德语诗人。不过，他生前发表的诗作并不多。像一切真正的诗人一样，他为自己而写，诗仅是他的情感寄托。

二 “我终究是个老音乐家”

尼采不但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音乐家。在神志清醒的最后岁月，他不止一次地自白：“我终究是个老音乐家，除了音乐没有别的慰藉。”“没有音乐的生活简直是一个错误，一种苦难，一次流放。”“没有什么东西比音乐更与我的命运休戚相关了。”

还在孩提时代，尼采有个好朋友，叫克鲁格。克鲁格的父亲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乐师，与门德尔松交往甚笃。小尼采常常伫立在他家的门厅里，倾听他弹奏德国古典乐曲。少年时代，尼采酷爱贝多芬、门德尔松、莫扎特、巴赫等人的古典音乐，视为精神支柱。青年时代，他倾心于瓦格纳，一度还打算追随瓦格纳，毕生从事音乐。后期，他迷恋于比才的歌剧《卡门》。

他不但是个音乐鉴赏家，写下了许多音乐评论，而且是个作曲家。在10岁那一年，他在瑙姆堡教堂听弥赛亚合唱曲《哈利路亚》，深受感动，触发了作曲的灵感，写出他有生以来第一部音乐作品——一支圣歌。后来，他常常作曲。他是那样重视自己的音乐作品，在谈到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尼采作曲，女友莎乐美作词）时甚至表示：“我打算以此作为我留给后世的音乐作品，并期待着有一天人们会以这首歌纪念我。”当然，尼采主要还是以哲学著作传世的，但后世确实没有忘掉他的音乐作品，在1983年世界哲学大会举办的音乐会上，还演奏了他谱写的乐曲。

三 年轻的古典语文学教授

尼采是个哲学家，但他的专业并不是哲学，而是古典语文学。他20岁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攻读了4年

半古典语文学(其中服兵役一年)。他的老师李契尔是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学者,对尼采极为器重。在李契尔支持下,尼采在学校里创办古典语文学会,先后向学会作有关古希腊诗人忒俄格尼斯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后来作为获奖论文刊登在《莱茵博物馆》杂志上。尼采在希腊文献研究方面的造诣使他迅速闻名于学术界。

1869年2月,经李契尔推荐,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教授。李契尔在推荐信中不无夸耀之情地写道:“39年来,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却还不曾看到一个年轻人像尼采这样,如此年纪轻轻就如此成熟……我预言,只要上天赐他长寿,他将在德国古典语文学领域名列前茅。”他还把尼采称作“莱比锡青年古典语文学界的偶像”,甚至说他是“奇迹”。尼采倒也不负所望,走马上任,发表题为《荷马和古典语文学》的就职演说,文质并茂,顿使新同事们叹服。莱比锡大学根据尼采已经发表的论文和他的教授资格,免试授予他博士学位。

这时候的尼采,年方24岁,几乎得到了学院生涯中值得争取的一切。巴塞尔大学的同事们友好地接待他,其中如著名的文化史教授、比尼采年长26岁的布克哈特(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的作者)很快就成了他的好友。当地的名门贵胄之家也向他敞开了大门,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前程无量的青年

学者。

然而尼采是一个命中注定不能过平稳学者生活的人。不多久，一种忧郁症攫住了他，他厌恶喧闹的社交生活，看不起大多数新同事，觉得他们市侩气，他甚至对古典语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发生了怀疑。尼采酷爱希腊古典文化，但是对于寻章摘句的考证并无兴趣。他觉得学院生涯对于他是一种误会，他不能忍受钻一辈子故纸堆。自幼折磨着他的生命之谜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他的使命乃是解开这个谜，为人生寻求一种真实的意义。正是怀着这种渴望，尼采开始构思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1872年初，《悲剧的诞生》发表。这本书表面上是研究希腊艺术，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尼采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书中，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象征人的两种基本的艺术冲动，阐述了艺术拯救人生的主张，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并且以苏格拉底为靶子批判了科学理性主义世界观，在他看来苏格拉底是此种世界观的始作俑者。以这种方式阐释古希腊文献，无疑是与古典语文学传统的决裂。因而，书发表后，只有少数好友（包括瓦格纳、布克哈特）热烈赞扬，学术界却保持冷冰冰的沉默。连一贯赞赏尼采的李契尔也不置一辞，却在日记上表露了自己的失望心情。数月后，青年学者维拉维莫茨发表长文，抨击尼采的观点和方法，捍卫古典语文学传统。古典语文学界一边倒，尼采的学术威信大减，他的教室里一时只剩下了两名

外系的学生。

此后，尽管尼采继续在巴塞尔大学执教，但他对学者生活愈来愈难以忍受。在他的著作中，充满对学者的讥评。在他看来，学者是一些远离人生的书虫，而他却要做一个真诚探讨人生问题的哲学家。以往的哲学家也大多是一些躲在书斋里制作“概念木乃伊”的学者，并非他心目中的真正的哲学家。他一共做了10年古典语文学教授，直到1879年5月因病辞职为止。其后，他开始了离乡背井的飘泊生活，成了一个流浪的哲学家。然而，哲学从来不是他的职业。

四 羞怯的求爱者

尼采对女人的蔑视是有名的，最有名的便是这句警句：“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你的鞭子。”英国哲学家罗素嘲笑说，尼采知道10个女人有9个会除掉他的鞭子，所以他躲开了女人，而用冷言恶语来抚慰受伤的虚荣心。

其实，“鞭子”一语见之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并非出于尼采借以自托的查氏之口，而是出于一个老妇之口，能否代表尼采见解，大可商榷。尼采关于女人谈得很多，有褒有贬。事实上，尼采也并不躲避女人，一生中有过几次恋爱，只是都不成功罢了。

1866年夏季，尼采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爱上了到莱比锡演出的女演员拉贝，给她寄去自己谱写的一首歌，并附上狂热的献辞。他还悄悄为她写了许多情诗。不过，仅此而已，这个羞怯的大学生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他的初恋成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单相思。

1876年，尼采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当古典语文学教授时，结识了荷兰少女玛蒂尔德，曾以一纸书信求爱，但被婉言拒绝。

1882年4月，尼采旅居罗马。他的朋友梅森葆夫人和雷埃给他介绍了一个学生，跟他学哲学。这是一个极其聪慧、富有魅力的俄国少女，叫莎乐美。这一回，尼采真正堕入了情网。莎乐美也喜欢他，后来她这样描绘自己的印象：“孤独，这是强烈的第一眼印象，尼采的形象因此而很有吸引力……当他谈话激动时，眼中会点燃一对动人的火花，然后渐渐熄灭；但是，如果他心情忧郁，他的眼睛便显得深不可测，流露出异常孤独的神情。他的举止给人一种内向而沉默寡言的印象。平时，他彬彬有礼，具有一种近于女性的温柔，待人态度友好，风度优雅。”他们结伴旅行有5个月之久，其间，尼采向她娓娓讲述往事，回忆童年，谈论哲学，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快乐。然而，他那致命的羞怯再一次妨碍他表露心迹，只好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拒绝了这两位求婚者。她尊敬和钦佩尼采，把他看作自己的人生导师，但她的感情还不是爱情。他

们继续友好相处。后来，由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出于嫉妒而进行干预和挑拨，两人才不欢而散。

尼采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病和眼病，36岁时就叹息说，但丁在这个年龄写出《神曲》，而他“已经被死神包围”。因此，有一个时期，他一心想结婚，以求有人照料他的生活。他最亲密的女友梅森葆夫人热心地替他物色对象。梅森葆夫人是歌德的后裔，比尼采大28岁，先后与赫尔岑、瓦格纳、罗曼·罗兰等文化名人有亲密交往。但尼采终于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因为他认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而获得自由。”

五 瓦格纳的挚友和仇敌

在尼采的人际交往中，与瓦格纳的友谊和反目是最触动他心弦的经历。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读大学时，在瓦格纳的姐姐勃洛克豪斯夫人家里初次结识瓦格纳。瓦格纳比尼采年长31岁，当时已是名扬四海的音乐大师。尼采对瓦格纳倾慕已久，而且，由于那时他们都是叔本华悲观哲学的狂热信徒，更有一见如故之感，两人兴奋地大谈叔本华。

1869年2月，24岁的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

文学教授。当时，瓦格纳和他的情侣（后来结婚）、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正侨居瑞士卢采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很快就成了柯西玛沙龙的座上客，有3年之久，尼采与瓦格纳之间情投意合。在瓦格纳音乐的启示下，尼采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把德国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瓦格纳则庆幸尼采是人生赐给他的唯一恩惠，是懂得他的心愿的唯一的人。

可惜，好景不长。瓦格纳完全是个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运安排来为他的音乐事业服务的角色。从1872年起，瓦格纳移居拜洛伊特，他热衷于音乐会演的筹备工作，每次和尼采见面，他必谈会演，而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难以容忍，渐渐产生了对抗情绪。尼采开始疏远瓦格纳，常托故谢绝后者的邀请。有一回，他勉强来到拜洛伊特，似乎存心要激怒瓦格纳，在瓦格纳面前弹奏勃拉姆斯的一段钢琴曲。在醉心于自己的音乐的瓦格纳看来，这不啻是个侮辱，果然大发雷霆。

1878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第一届瓦格纳歌剧会演在拜洛伊特揭幕。会演前夕，尼采突然离开拜洛伊特，躲进附近一个林区，写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最早的笔记，书中包含着批评瓦格纳的内容。后来，在他妹妹的请求下，他才重返拜洛伊特，但是只在《莱茵河的黄金》首演时露了一下面。会演

场面之铺张，观众捧场之俗气，瓦格纳本人戏子作风之做作，都使尼采深感厌恶。同年秋天，尼采与瓦格纳在索伦托偶然相遇，瓦格纳兴高采烈地向尼采讲述他计划中的新作《帕西法尔》及其基督教主题，尼采报以冷冰冰的沉默，然后突然道歉和告别，消失在暮色之中。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1878年1月，瓦格纳寄给尼采一份《帕西法尔》剧本。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给瓦格纳。此后，两人不再有任何往来。直到1888年，瓦格纳已经去世，尼采也已濒临疯狂，但他突然又抛出了两本猛烈攻击瓦格纳的小册子《尼采反对瓦格纳》和《瓦格纳事件》。

然而，即使在绝交以后，甚至在向瓦格纳发动猛烈攻击之时，尼采对这位大师仍然怀着诚挚的爱。在他晚期的著作和书信里，充满着对瓦格纳以及他们之间的友情的怀恋。他一再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补偿他所失掉的瓦格纳的友情，他不曾像爱瓦格纳那样爱过任何人，与瓦格纳的交往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幸遇，其余的交往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零头”罢了。

尼采生平中的这一情节常常使研究者们感到困惑，有人认为尼采攻击瓦格纳是出于嫉妒，因为他内心爱上了柯西玛；有人认为这是尼采疯病的先兆。其实，细读尼采的著作便可明白，他的批判是有实质性内容的。他把瓦格纳当作浪漫悲观主义的典型来批判，认为瓦格纳歌剧所表现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